



“
合理
出轨”

我们生活在出轨的时代

李祝尧◎著
作家出版社

“合理， 出轨”



李祝尧◎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合理”出轨/李祝尧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 - 7 - 5063 - 5322 - 9

I. ①合…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3340 号

“合理”出轨

作 者: 李祝尧

责任编辑: 窦海军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400 千

印张: 17.5

版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322 - 9

定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性病风波	1
第二章	家经难念	18
第三章	夜不归宿	32
第四章	真诚规劝	42
第五章	烽火四起	59
第六章	让步海阔	74
第七章	家庭第一	92
第八章	风波又起	105
第九章	穿错裤衩	128
第十章	步步紧逼	146
第十一章	“桃色”小报	163
第十二章	情走笔会	176
第十三章	走向极端	187
第十四章	弄巧成拙	197
第十五章	内画巡展	213
第十六章	难以收拾	226
第十七章	追悔莫及	234
第十八章	离婚之后	245

第一章 性病风波

1

郑吉运出差走了没几天，叶香柳就觉得身子下部有些不对劲，不但白带多，还时不时地瘙痒一阵。有时瘙痒起来竟钻心般难受，必须马上抓挠一阵。在家里还好说，如果是在学校上课，就得马上把课停下来，赶紧往卫生间跑，常常闹得她挺尴尬，学生们也有议论。这事渐渐传到教研室主任李晓阳的耳朵里，悄悄问她是怎么回事。她却好面子，说是闹肚子。李晓阳劝她快到医院去看看，她搪塞说：“吃着药呢，很快就会好的。”

事情并没有像她期望的那样，下部瘙痒不仅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她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不敢再拖了，想去医院看看又抹不开面子。这是女人最隐秘的地方，怎么好意思脱下裤子让别人看啊！于是强忍着。这天她又在学校的卫生间抓挠，被李晓阳看见了，才吞吞吐吐地说了实情。李晓阳抱怨她：“这病咋能拖呢，快去医院看看吧，别是长什么东西吧？”

一说长东西，叶香柳突然害怕起来。原来她没有往这上面想过，那地方会长什么东西？放学回到家里，一进门就钻进卧室，把门一插，赶紧脱下裤子，拿个手镜在那个地方一照。只见外阴潮红，大阴唇周遭长了些米粒大小的疙瘩，有的已经被她抓破，汪着黄水，烂乎乎的，顿时吓得她脸色蜡黄，心也怦怦地狂跳起来。这些小疙瘩是什么？怎么会长到这种难以启齿的地方？真的该去医院看看了，又觉得实在难为情。她就根据自己知道的一些护理常识，从药店买了一小瓶高锰酸钾，用水沏开冲洗。她满指望这样消毒就能见好，没想到越来越严重了。

她再也不敢自己瞎鼓捣了，也顾不得害羞了，向李晓阳请个假，就去了市医院看妇科。

给叶香柳看病的医生叫宋雅丽，二十挂零，听说刚从省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她抬头看一眼叶香柳，感觉眼前忽地一亮。这位穿着白丝质小褂、淡蓝色丝绸长裙的年轻女患者，腰肢纤细，胸脯丰满，面皮白皙，眉清目秀，活像一位阔太太。她问：“什么单位？”

叶香柳警觉地皱起眉头，心想，管我什么单位呢，就没告诉她。宋医生又问了一句，她才不情愿地说：“五中。”

“年龄？”

“三十七。”

宋医生像没听清似的，抬起头又打量她一眼，看模样也就二十七八，真像小了十岁。她家的条件肯定不错，自己也会保养，所以显得年轻俊俏。她把基本情况写在病历本上，然后问：“哪儿不舒服？”

医生一问，叶香柳那白皙的面颊忽地绯红了，支吾了半天也没说出哪儿不舒服。这病实在难以启齿。然而，她是来看病的，不能讳疾忌医，鼓了半天勇气，才吞吞吐吐地把病情告诉了这位年轻医生。

宋医生听说那地方瘙痒，不由得皱起眉头又瞅了她一眼，指指旁边那张小床说：“把裙子撩开，脱下裤衩，躺那儿检查一下。”

叶香柳的脸像挨了一巴掌，热辣辣的，羞得无地自容。那是女人最隐秘的地方，老公都没看过，怎么好意思让一个陌生人摆弄？她的脑子嗡嗡直响，好像没听见医生说什么似的愣在那里。

宋医生催促着：“快去呀，愣着干啥！”

叶香柳这才迟疑地走到那小床边，先拉上白布帘儿，然后躺在那张铺着白色床单的小床上，犹豫着把裙子撩起来，闭上双眼，她觉得太丢人了。

宋医生戴上医用橡胶手套，见她还没有脱下裤衩，不悦地命令：“快脱呀，不脱我怎么检查呀！”她这才很不情愿地把裤衩脱下来。

医生扒开她那两条玉腿，在那个地方好歹瞅了两眼，便让她把衣服穿好。然后摘下橡胶手套，走到水池边，用肥皂把双手搓洗了好几遍。

她回到办公桌前没有再问什么，匆匆开了几张化验单，冷冷地对她说：“先去化验吧。”

叶香柳那紧缩的心有些慌乱，怯声怯气地探问：“我得的是什么病呀？”

“要等化验结果出来。”宋医生不冷不热地扔下这么一句，便去招呼下一位患者。

叶香柳拿起化验单，只见上面写着“滴虫”、“淋球菌”和“支原体”。她不知道这些都是化验什么的，犹豫着走进了采样室。因第二天才能看到化验结果，采完样就匆匆走了，那颗不安的心一直提溜着。

叶香柳从医院出来，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低着头快步走，生怕碰上熟人，一头钻进她的宝马车里，一踩油门，“嗖”地开走了。

半夜里，老公出差回来了，见她有点不高兴，就问：“你怎么了？”

叶香柳不想告诉他下部瘙痒的事，郑吉运却一再追问，她才把去医院检查的事说了。郑吉运说：“快让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叶香柳羞红着脸说：“那多难为情啊。”

“有什么难为情的，你是我老婆，不让我看让谁看呀。”

“就不让你看！”叶香柳红着脸紧紧抱着腰，生怕他给扒掉似的。

“宝贝，我可想了。”郑吉运恳求说，“我看今天晚上能要吗？”

“没出息。”叶香柳嗔怪地说，“出差前不是刚什么了吗，这才几天啊！”

“我就想。”郑吉运说着，就把她抱住了。

“听话，再忍一天。”叶香柳像哄孩子似的说，“明天我去医院看检查结果，如果没事，晚上给你。”

“哎呀，一星期了，好难受，你不答应我睡不着。”

叶香柳看着他那急迫的样子，愧疚地说：“宝贝，对不起了。”

既然老婆有情况，郑吉运只好忍着，扫兴地说：“要知道你这样，我还不如明天再回来呢。”

叶香柳轻轻亲了一下他的脸蛋儿说：“快睡吧，养精蓄锐。”说着，脱衣睡觉。

郑吉运看到老婆那洁白丰腴的裸体，身上又燃起了欲火，抱住她就一阵狂吻。

“快睡吧。”叶香柳耐心地安抚他。

“我睡不着！”郑吉运狂躁地喊了一声。

叶香柳自知理亏，小声地说：“对不起，等我好了，给你补课。要不你看会儿书吧，转移一下注意力就睡着了。”她说着，从床头给他拿出一本《特别关注》。

郑吉运这才转身看书。叶香柳睡不着，又想起化验的事，心里在默默地祈祷着：“老天保佑，千万别有什么大病，千万千万！”

2

第二天一上班，叶香柳就来医院取化验单。一楼大厅有一张大桌子，上面一摞一摞、分门别类地摆放着患者的化验单，不少人围在那里寻找自己的，一个个都那么着急。

叶香柳把那几摞化验单着急地翻腾了三遍，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她好生纳闷，我的化验单呢？莫非结果还没有出来？化验室明明告诉我今天一上班来取，怎么会出不来呢？莫非有人拿错了？她忐忑不安地跑到三楼化验室去问。化验员说：“如果大厅里没有，就去找给你看病的医生吧。”

叶香柳又回到二楼妇科，刚走到候诊区，就听见有人在喊她：“叶老师，你也来看病呀！”

她一抬头，见远处有个女人在向她招手，因楼道光线暗看不清是谁。今天她特别怕碰见熟人，就没有吱声，赶紧往里走。不料那人紧追着来到她面前，原来是五中的同事苏丹红。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个苏丹红是现代派，思想新潮，大大咧咧，什么也不在乎，又爱开玩笑，那张破嘴没有把门儿的，不管什么事，只要叫她知道，也不管什么场合，就给你到处嚷嚷。她是全校有名的“破嘴”，人们给她起了个外名叫“大破锣”，意思是喊得响、传得远。

叶香柳想躲没有躲开，只好强笑着说：“苏老师是你呀，我没看清，你也来看病啊？”

苏丹红“嗯”了一声，接着关切地问：“叶老师哪儿不舒服？”

真是哪把壶不开偏提那把壶！叶香柳的病说不出口，更不敢告诉这个“大破锣”。她掩饰着自己的慌乱，含糊地说：“也没什么大病，

不要紧。”

“叶老师，你挂的几号？”

叶香柳支吾着说：“我是来看化验结果的。”

“查什么病？结果出来了吗？”

“按说应该出来了，可下边没有。”

“叶老师，那你快去找吧。”苏丹红说，“我没大病，只是乳房上长了个肿块儿，可能是乳腺增生，不要紧。我也不想来看，可俺那口子非让我来检查一下。”

“那我去找医生问问。”叶香柳说着，走进了妇科诊室。

叶香柳一见宋医生就问：“大厅里怎么没有我的化验单呀？”

“在我这里。”宋医生说着，从抽屉里拿出化验单说，“你的化验结果有点问题，化验室就把单子给我了。”

一说有问题，叶香柳的心猛地一紧，赶紧问：“我得的是啥病？”

“性病。”

宋医生的声音虽然不大，叶香柳听了却如五雷轰顶，脸色立刻变了，着急地问：“医生，我怎么会得性病呢？”

叶香柳的惊叫，让门外的苏丹红听到了。她心里一震，不禁皱起了眉头，生怕没听清楚，把诊室的门推开了一道缝。只见宋医生指着那化验单说：“你看，化验结果显示阳性，这就完全可以断定，你得的是湿疣。这是性病的一种。”

“性病！”叶香柳一下子想到了街头那些像牛皮癣似的广告，吓得惊叫起来。

宋医生解释说：“湿疣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必须抓紧治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门外偷听的苏丹红也被吓得伸出了舌头。

叶香柳一下子蒙了：“你们搞错了吧？我怎么会得性病呢？”此时，她已顾不得羞耻，声音提高了八度。

“喊什么喊！什么光彩事，这么大喊大叫的，生怕别人不知道啊！”宋医生不满地责备说。

叶香柳不管这些，依然在发疯地喊叫：“宋医生，你们搞错了，肯定错了。我绝对不是性病！”

宋医生说：“我们的设备是先进的，技术是一流的，化验结果是

准确的，这是科学！”

叶香柳像当头挨了一棒，蔫了下来。她没有理由不相信科学。

宋医生说：“这病必须抓紧治疗，我给你开药。”

叶香柳拿上药方，羞红着脸从诊室里跑了出来。

站在门口偷听的苏丹红赶紧追上去问：“叶老师，你怎么不小心啊，让老公传染上性病了？”

叶香柳没有理她，羞红着脸跑下楼去。

宋医生见她没拿走化验单，追出来大声喊着：“叶香柳，你的化验单！”

叶香柳好像没有听见，惶惶地跑出医院，急忙钻进她的车里，捂着脸喘着粗气。

苏丹红见医生喊叶香柳，就迎过去问：“叶老师丢下什么了？”

“化验单。”

“我跟叶老师一个学校，我给她捎回去吧。”

宋医生打量一下苏丹红，看她态度真诚，就把化验单给了她，叮嘱说：“一定交给她。”

苏丹红接过那化验单，急忙跑出来找叶香柳，敲开她的车窗问：“叶老师，你真的是得性病了？”

叶香柳没有理她。苏丹红接着说：“现在社会风气太坏了，别看你老公是总经理，人模狗样的，背着你不知搞了多少女人呢，能不传给你吗？”

叶香柳不想听她唠叨，一踩油门赶紧走了。

在路上，苏丹红的话依然响在她的耳畔，莫非他在外面……她一下子联想到老公出差前的那个晚上……

郑吉运要去深圳参加一个世界鞋业展销会，叶香柳给他做了一顿精美的晚餐饯行。这是他们夫妻间不成文的规定。她深深懂得“要想拴住老公的心，首先要拴住他的胃”的道理，平时老公工作忙，公司又经常有应酬，午饭和晚饭很少在家吃，所以出差前的这顿饭必须在家吃。

那天晚上，她在超市买了肉、菜、海鲜和水果，回家做了四菜一汤：凉拌木耳，油焖大虾，素炒香菇，清蒸排骨，冬瓜鲫鱼汤。郑吉

运一进家，她把菜端在餐桌上，高兴地说：“全是你爱吃的。”

郑吉运伸手从盘子里拿起一只油焖大虾，就往嘴里填，叶香柳打了一下他的手，嗔怪地命令：“洗手去！”

郑吉运从卫生间出来，叶香柳从酒柜里拿出一瓶茅台、一瓶五粮液，问他：“喝哪个？”

“你想喝哪个？”郑吉运反问道。

“我喝红酒。”

“喝五粮液吧，你也少喝点儿，‘酒是色媒人’。”郑吉运瞅着老婆，一脸坏笑。

叶香柳笑着剜了他一眼：“没正经的！”说着，给他斟满一杯五粮液，也给自己斟了一杯干红葡萄酒，站起来说：“亲爱的，祝你一路顺风！”

“谢谢老婆！”郑吉运端起酒杯，跟老婆的酒杯碰了一下，“干杯！”

两只酒杯碰在一起，两人一饮而尽。

三杯酒落肚，叶香柳开始叮嘱他：“深圳是特区，听说那里特开放，你可要小心，不要带一身病回来。”郑吉运出差前，这是叶香柳给他必上的一课。

郑吉运说：“特区开放是政策开放，并不像人们说的那么乱七八糟。”

“纺织厂的老总传染上性病了，还传上了他老婆，两口子正闹离婚呢。”

郑吉运知道老婆在旁敲侧击，就说：“这事我也听说了，那小子太不检点，有点钱烧的。我绝对不会干那种花钱买病的傻事。”

叶香柳高兴地说：“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说着，又跟老公碰了一杯。

郑吉运夹起一只大虾塞进老婆嘴里：“谢谢老婆信任。”

“一定要记着我的话。”

“你怎么老不相信我呢，我不会在外面胡作非为的。”

“有的男人确实让人不放心，嘴上说得好听，一转脸就不是他了。”

郑吉运觉得又在敲打他，于是说：“人和人不一样，你就相信我吧。”

“现在社会上多乱呀，到处是鸡、二奶、三陪女，专找有钱的人。”叶香柳说着把话题一转，“不过我放心你，全市的优秀企业家嘛，能够自律。”

“老婆，别给我戴高帽了。”

两口子喝着酒，叶香柳就把该嘱咐的话全说了。吃完饭，她去厨房刷洗，对老公说：“洗个澡吧，早些睡觉。”

郑吉运知道临走前要做“功课”，就顺从地去了卫生间。

老婆刷洗完毕，问他：“我给你搓搓吧，保准比外面搓得舒服。”

“好哇。”郑吉运应承着，“那咱俩洗个鸳鸯浴。”

两个人边洗边搓边闹，嘻嘻哈哈，笑声不断。洗完澡，郑吉运披件浴衣，就把叶香柳赤裸着抱到了床上，笑着说：“今晚我要把公粮全部交给你，让你彻底放心。”

叶香柳笑着说：“我要把你的存粮掏空磕净，让你十天不想。”

“这就看你的本事了。”

郑吉运深情地望着她，那红扑扑的脸如出水芙蓉。她那光滑的裸体、优美的曲线、性感的身段太漂亮了。他不由分说地跨了上去。

她嗔怪地瞅他一眼：“急啥！发动发动。”

郑吉运明白老婆的意思，于是和她面对面躺下来。一只胳膊扳起她的头说：“来，亲一下。”她顺从地把双唇张开，如久旱的禾苗承接天上的雨露，两个人的舌头纠缠在一起。他的另一只手却不停地在她的身上游走，所到之处，像点燃着一束束火把，把她的身体点起了烈火，不由得发出了恳求的呼唤：“快进来吧。”他熟练地进入了那块属于他的湿土地，有节奏地耕耘着。她闭着眼睛享受着，不时用喊叫抒发着自己的愉悦。她突然觉着一股股温热的液体流进了体内，那巢穴顿时抽搐起来，想把他全身的精华吸入体内，灵魂也像飘游到了天外……

两口子静静地平躺了一会儿。叶香柳说：“你累了，明天还要起早赶飞机，快睡吧。”

郑吉运点点头说：“你也睡吧。”

叶香柳命令似的说：“不准给她们！”

“请夫人放心……”

叶香柳想，莫非就是因为这次没戴套传给我的？她想到这里，立

马调转车头，径直去公司去找郑吉运，进门也没跟门卫打招呼，就直奔二楼总经理办公室。

郑吉运正跟穆丫丫谈工作，见老婆怒气冲冲地闯进来，不知出了什么事，就问：“有事？”

“我刚从医院回来。”

穆丫丫见他们两口子有事，就退了出去。

郑吉运问老婆：“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出来了。”

“什么病？”

“性病！”叶香柳恼怒地大声说。

“别胡说了，怎么会得性病呢？”郑吉运摇摇头，他根本不相信。

“你问谁啊？应该问你！”叶香柳强压着怒火。

“问我？别胡说了。”

“你甭装傻！……”叶香柳既愤懑又委屈，鼻子一酸呜呜哭起来。

叶香柳一哭，郑吉运一时不知所措，眉头一皱，生气地说：“你这是干什么呀？莫名其妙！”

“是你传给我的，甭不承认！”叶香柳哭得更伤心了。

桌上的电话响起来。郑吉运对叶香柳说：“我刚出差回来，许多工作等着我，这事咱回家再说。”

叶香柳见郑吉运确实忙，擦擦眼泪就气囔囔地回家了。

3

苏丹红听医生说叶香柳得了性病，开始还不相信，一看她的化验单才觉得这是真的。她从医院回到学校，一进教研室就大声嚷起来：“奇闻，特大新闻！”

老师们都在静心备课、批改作业。她这一嚷，大家都停了下来。

“苏老师，你不是去医院看病了吗？医院能有什么奇闻？”

“莫不是又有未婚先孕的了吧？这可不是什么稀罕事。”

“难道是太平间诈尸了？”

苏丹红故作神秘地问大家：“你们猜，我在医院碰见谁了？”

万祺要去上课，催促说：“苏老师，别卖关子了，快说是什么新闻吧。”

苏丹红故意惊讶地说：“我碰上叶香柳了！”

郭大旗嘿嘿笑了，摇摇头说：“这算什么新闻啊。”

教研室主任李晓阳怕她那张破嘴没把门儿的，就瞪了她一眼，说：“苏老师，这是上班时间，大家都在工作呢，别胡咧咧了。”

老师们好奇地追问：“苏老师，到底是什么奇闻呀？”

苏丹红把嘴一撇，说：“别看叶香柳平时摆出一副淑女的样子，其实并不怎么样！”

李晓阳知道为评职称的事她对叶香柳有意见，为评上叶香柳而没评上她气不忿，所以到处说叶香柳的坏话，怕她借题发挥说些不负责任的话，赶紧制止说：“苏老师，不要在背后议论别人。”

苏丹红的话吊起了老师们的胃口。郭大旗追问道：“叶老师，到底出啥事了？你倒是说呀！”

苏丹红不想这么快抖开手里的包袱，故弄玄虚地说：“我在医院碰上她，一看就觉着不对劲儿……”

李晓阳瞪她一眼：“快闭上你的嘴巴工作吧。”

苏丹红这才神秘地说：“叶香柳得性病了！”

“啊，性病？！”这确是老师们意想不到的，有的竟尖叫起来。

郭大旗不相信她的话，摇摇头说：“你说叶老师得性病了？根本不可能，你对她有意见，也不能这么埋汰人。”

李晓阳严肃地说：“丹红，这可不是随便说的，不要瞎嚷嚷了。”

“这事我可不敢胡说，我是亲自听医生说的，还有证据呢。”苏丹红幸灾乐祸地说着，从兜里掏出那张化验单，在手里摇晃着，“大家来看啊，这就是叶香柳的化验单！”

人们都凑过来看，见叶香柳的化验单上写着“滴虫”、“淋球菌”和“支原体”，结果都是“+”号，大家惊讶地唏嘘起来：“怎么会是这样啊！”

李晓阳马上把化验单要过来，对大家说：“这事大家千万不要声张，各回各位工作吧。”说完，又把苏丹红叫到一边，轻声问：“叶老师的化验单怎么在你手里？”

苏丹红就把在医院如何碰上叶香柳、医生跟叶香柳说了些什么以

及她怎么慌张逃走的，说了一遍。李晓阳严肃地说：“这种事可不能乱说。”

老师们脸上的表情都怪怪的。有的摇头，有的撇嘴。万祺说：“我一直认为叶老师是个贤妻良母，没看出她是这样的人！”

“没听说叶香柳作风有什么问题啊，怎么会得这病？再说，老公对她那么好，也不会在外边胡搞吧？”

“她老公那玩意儿兴许不顶事呗！”

“也许是老公传给她的呢。”

……

人们猜测着，议论着，嘻嘻哈哈，再也无心工作。李晓阳再次规劝大家：“我们对这事并不清楚，不要在背后议论了。”

苏丹红不服气地说：“化验单上写得明明白白的，还不清楚吗？”

“苏老师，你对叶老师有意见，也不能乱说啊！”

苏丹红见李晓阳把这事又跟评职称联系起来，这才闭上了嘴巴。

常言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李晓阳尽管把这事压了下来，叶香柳得性病的事还是传了出去，很快就在学校里满城风雨了。

叶香柳还没来上班，当然不知道这些。

叶香柳从宏达鞋业公司出来，因心情不好没有去学校，她给李晓阳打个电话说“身体不舒服”，就请假回家了。

婆婆见她半路回来了，问她：“怎么没去上班？”

“不太舒服。”

“不舒服就去医院看看。”

“妈，没事，歇歇就好了。”

叶香柳躺在床上，满脑子都是性病。她弄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得性病呢？医院肯定弄错了。然而化验单是阳性，她又不得不信。得病并不可怕，可这病太脏、太丢人，今后怎么面对老师和同学们呀！如果郑吉运真在外面胡搞，这个家就完了。一想起这个，她就惶惶不安。她爱老公，疼爱他胜于疼爱她自己。如果郑吉运真的背叛了她，简直是坏了良心。悲哀、恐惧、担心、愤怒使她难以自持。她蒙着脑袋躺了半天，脑子很乱，怎么也睡不着。直到婆婆做好晚饭叫她，才

懒洋洋地从床上爬起来。

今天是周末，女儿郑雅放学回来了。一进门就喊饿，嚷着吃饭。叶香柳没好气地说：“等你爸回来一块儿吃。”

郑雅把嘴一撅：“爸回家哪有准啊，咱们吃吧，别等爸了。”

婆婆说：“香柳，给吉运打个电话，看他回不回来吃饭？”

“今晚我叫他回来吃。”

女儿等不得，着急地说：“妈，咱先吃吧，我的作业特别多。”

见女儿这么说，叶香柳就拨通了郑吉运的电话：“怎么还不回来呀？一家人都等你吃饭呢。”

郑吉运说：“临时来了个客户，晚上还得应酬，就不回家吃饭了。”

“你答应我回家说事的，怎么又变卦了？”

“临时有事了，我也没有料到。”

叶香柳没好气地说：“客户让董事长接待，你快回家！”

“董事长出差了，我实在走不开。”

叶香柳没辙，只好说：“完事后就赶紧回家，咱俩的事还没有说清楚呢。”

“你别等我。我们谈业务时间没准儿。”

叶香柳放下电话，赶紧拾掇碗筷吃饭。

吃完饭，女儿回她的房间去做作业，婆婆在客厅看电视。叶香柳什么心思也没有，就回卧室了。她满脑子是性病，搅得她什么也不想干，心里就像长了草，坐立不安。她想象着那些嗲声嗲气、忸怩作态的小姐们，心中便一阵恶心。想到郑吉运竟然和她们厮混在一起，便浑身战栗，再也不敢想下去。她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又给郑吉运打电话，催他快点回来。一连打了三次，他总说快了，却不见人影儿。再打电话，他说在歌厅陪客户唱歌呢。她的气就不打一处来：“我都快急死了，你还有心思唱歌！”每次电话郑吉运总是顺从地说：“好好好，我马上回去。”可是又等了一个小时，还是不见他的动静，气得她满肚子气。再打电话，郑吉运却关机了。叶香柳干着急没咒念。

十点半了，叶香柳依然不见老公的影子。婆婆已经回屋睡了，女儿跑来说作业做完了，也要睡觉。她却没有一点睡意。宋医生的话响在耳畔，“性病”两个字搅得她五内发躁，烙饼似的在床上折腾，满

脑子的问号像一堆解不开的疙瘩：我怎么会得性病呢？这是怎么得的？难道真的是郑吉运传给自己的？没听说他得这种病啊！即便是他传给自己的，又是什么时候传上的呢？难道就是出差前那天晚上没戴套儿？一切都在懵懂之中。只有等郑吉运回来问个究竟。

客厅的落地钟敲了十二下。零点了，郑吉运依然没有回来。再打电话，依然关机。她的肚子气得鼓鼓的，却没处发泄。

郑吉运到家已是凌晨一点了。他以为一家人早已睡下，上楼开门都是轻手轻脚的，大气不敢出，生怕把家人吵醒。他把鞋脱在门后，光着脚走进卧室，轻轻打开床头灯，发现妻子在低声哭泣。他惊讶地问：“你怎么了？”

“吉运，你老实告诉我，在外面胡搞过吗？”

“没有，我敢向你发誓！”郑吉运说得铿锵有力。

“那我怎么会得性病？”

“肯定是化验出了问题。”

“人家说设备是先进的，技术是一流的，化验结果是准确的，结论是科学的。”

“可化验是人做的，谁能保证不出错？”

“你有性病吗？”

“我怎么会有那病！”郑吉运见老婆怀疑他，生气地说，“别胡思乱想了，快睡觉吧。”

他刚想拉被子睡觉，叶香柳猛地把他的被子拽掉，满肚子气顷刻喷出：“这事还没说清呢，先别睡！”

郑吉运见她嗓门挺大，把右手食指竖在唇上，轻轻“嘘”了一声，指指隔壁，意思是说，妈和女儿睡觉呢，小声点儿。

叶香柳这才压低声音问：“你在外边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吗？”

郑吉运见老婆在怀疑自己，不耐烦地说：“你这是干什么呀，我成天忙得手脚不闲，哪有空儿跟你闲磕牙！我困了，睡觉睡觉。”说着，就用被子蒙住脑袋。

叶香柳一把把他头上的被子拽掉：“你别给我装傻，老实交代。”

这话把郑吉运问蒙了，反问她：“你让我交代什么？”

“你做的事情自己知道。”

郑吉运以为是在诈他，嬉皮笑脸地说：“香柳，啥时候能改掉你